



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成钧中将

□ 杨世伏



成钧，1911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一个农民家庭。他1927年参加石首起义，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率部参加巩固和发展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以及莱芜、孟良崮、渡江、上海等战役。他对党忠诚、智勇双全、身经百战，曾9次负伤，屡建战功。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出生入死,九次负伤

1932年4月，时任红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七连连长的成钧在战斗中两次负伤，一次右腿负伤，接着左腿又负伤。6月，国民党开始对湘鄂西区分期“围剿”，成钧率领七连参加潜江浩子口战斗，作战中腰腹部负伤，被送到红三军医院治疗。1935年6月，在湘西龙山攻城时，时任营长的成钧头部负伤，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他忍痛让医生把伤口切开。第二天，脑袋肿胀得很大，他仍坚持跟部队行动。这是他第4次负伤。

1935年8月下旬，他随红二、红六军团东进，攻打湖南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在招头寨战斗中，他又两次负伤，先是左臂负伤未下火线，在继续战斗中右腿又负伤。11月，成钧调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1936年二三月间，他在一次随师长郭鹏、政治委员廖汉生察看敌情和地形时，右背被国民党军冷枪打中，这是他第7次负伤。他让医务人员简单包扎后仍随部队行动。1940

年3月，在打击顽军韩德勤部的半塔保卫战中，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部第十团团长的成钧率2个营约1000人7昼夜打了5仗，打退了顽军2个团的进攻，又全歼来犯的盱眙县地方伪军1个营300余人。战斗中，他的手臂负伤，这是他第8次负伤。

1947年7月，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的成钧指挥部队参与南麻、临朐战役，第七纵队在于家崮阵地与国民党军反复冲击，战斗异常激烈。成钧为便于掌握战场情况，把指挥所开设在主阵地后面的山冲里。他在紧急组织部队反击时，被一颗子弹打在胳膊上。一见司令员受伤，指挥所一下紧张起来。成钧笑着说，这是敌人新兵打的，老兵打枪都是直接瞄准，瞄哪打哪，而新兵怕死，头低到地面上，朝天开枪，子弹飞过山打中了我。他的话一下使指挥所的气氛活跃了起来。这是他第9次负伤。

首创一个军歼一个军范例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隶属第九兵团，辖第73、74、75共3个师3万多人，首任军长成钧。1949年4月渡江战役中，成钧率第二十五军在无为县汤沟地段强渡长江。胜利突破长江后，成钧接到第九兵团紧急电令，追歼逃敌国民党第二十军。成钧根据兵团电令，分析了进军路线，立即做出平行追击的部署，要求以高强度的行军来达到包抄逃敌的目的。他命令右纵队第74师沿青弋江两岸全速行军120里，于第二日拂晓前赶到湾沚镇南面。命令第75师为左纵队，沿芜湖通宣公路前进，在湾沚镇北面渡过青弋江后与第74师相呼应。军指挥所率第73师随第75师之后跟进。在敌

情不明的条件下，成钧采取了这样一个假定湾沚驻有敌军主力的审慎部署。实践证明，成钧判断对了，湾沚镇果然驻有国民党第二十军。

4月24日凌晨，成钧的部队与国民党第二十军、第九十九军一部和1个保安旅遭遇，第二十五军迅即展开围攻。国民党军组织密集火力和队形拼死突围，但均被我军压制。当日下午，国民党军四面受挫，伤亡惨重，全线动摇，第二十军一部向东北方向逃窜，成钧等指挥部队将其堵截。战至黄昏，除少数漏网外，大部被歼。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被击毙，副军长陈亲民以下1.3万余人被俘。当晚，第九兵团给第二十五军发来电报嘉奖，称湾沚战斗“首创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范例”。

指挥导弹部队多次击落U-2型侦察机

1957年8月，成钧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分管防空作战、专机保障、核实验和日常设备等工作。1960年，台湾当局从美国接收了设备先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1962年1月，U-2型飞机开始窜入大陆侦察，到6月底先后出动了11架次。仗其先进性性能，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尽管组织当时我军最先进的歼击机多次拦截仍无一奏效。而我地空导弹部队仅有5个营兵力，每个营拦截正面不超过20至30公里，要到广袤的领空拦截一架U-2型飞机，无异于大海捞针。对此，成钧组织机关有关部门反复研究后与刘亚楼司令员商议，提出了将保卫首都的几个地空导弹营，机动到U-2型飞机活动航线上去设伏的意见。有人把这一战法叫做“导弹游击战”，即把用于要地防空作战的重型武器萨姆导弹去机动作战，是一个从无先例的战法。这一战法经中央军委批准

后，成钧即组织空军地空导弹第2营先机动到湖南长沙设伏。

为了诱使U-2型飞机“上钩”，9月7日和8日，他先后两次派轰炸机从南京佯动到南昌地区降落。国民党军为弄清真相，9月9日，派其空军一架U-2型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以两万米高度从福建平潭岛窜入大陆上空，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8时24分到九江上空左转直飞南昌，8时32分U-2型飞机进入第2营火力范围时，该营发射3枚导弹，当即将其击落。国民党空军的高空侦察活动并未因U-2型飞机被击落而收敛，而是在飞机上加装电子预警系统，多次得以机动逃脱。空军领导机关分析年初以来U-2型飞机17次侦察大陆的情况，发现有6次经浙、赣交界的衡州、江山、弋阳、上饶一带。据此，成钧和刘亚楼商定将地空导弹部队调至这一带机动作战。他还组成班子在部队开展了“近快战法”的试点，专门钻研打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和发射导弹的动作问题。把原来规定8分钟做完的一套动作，现在要求在20秒种之内完成。

10月29日，成钧到达上饶，督促落实“近快战法”。11月1日接到报告：台湾出动1架U-2型飞机从温州上空窜入大陆，向西北方向飞去。成钧分析，这架U-2型飞机到西北地区侦察后，回航时可能经过本设伏地区，这样还有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他当即决定“进来不理它，准备打回窜”。当U-2型飞机返回距我阵地35公里时，地空导弹第2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8秒钟内连续发射3发导弹，U-2型飞机被击中爆炸。从敌机残骸中发现其机动逃脱的电子设备，成钧立即组织有关人员研制了反电子预警设备。到1967年9月，成钧指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运用“近快战法”和反电子预警设备，又先后3次击落U-2型飞机。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的龙冈。龙冈大捷，我军活捉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震惊中外。

大军压境 诱敌深入

1930年10月初，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宣告结束，这标志着军阀混战告一段落。此时，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全国的苏区和红军，并把朱毛红军作为“围剿”的重点。蒋介石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围剿”总司令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进入江西境内的敌军。11月初，鲁涤平将7个师另1个旅共十万余之众，组成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张辉瓒，指挥第18、第24、新编第13师等3个师，位于樟树、丰城一带；第二纵队司令谭道源，指挥第50师和独立第14旅，位于南昌及靖安一线；第三纵队司令罗霖，指挥第77师、新编第5师和第8师，位于上高、高安等地。鲁涤平采取“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策略，妄图把红军消灭在樟树到分宜段的袁水流域。

如何应对十万敌军，这是摆在所有红军指战员面前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从10月25日开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召开联席会议，集中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在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夹江而阵”还是“诱敌深入”的策略发生激烈争论，直至29日深夜，会议仍然未达成共识。10月30日，红军总部获悉敌军已倾巢而出，毛泽东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最终通过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是一个弥足珍贵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抉择。这表明红一方面军就此摆脱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束缚，而且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由山地游击战向更为广阔的农村腹地运动游击战转变迈出了关键一步。

运筹帷幄 慎重初战

11月5日开始，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别在峡江巴邱和仁和一带东渡赣江进行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退到苏区腹地宁都黄陂、小布后，毛泽东于12月上旬在黄陂中排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积极落实会议精神，进行紧急动员，组织群众投入反“围剿”工作。12月25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河滩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题写的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高度概括了红军的战略战术。这既是一场誓师大会，又是一次政治动员大会，会后军民摩拳擦掌。

为了慎重初战，毛泽东同朱德等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认为：一方面，敌军虽号称十万余之众，但均非蒋之嫡系，其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而且战线过长；同时，张、谭两师是客军，且飞扬跋扈，骄兵必败。另一方面，张、谭两师各有1万余人，而红一方面军有4万余众，还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因此，一次消灭敌一个师有相当把握，如果摧毁了这两师，反“围剿”就势如破竹。红军总部决定将张辉瓒、谭道源两师作为初战的打击对象。

12月28日，红军主力转移到永丰君埠后，侦察到张辉瓒师有进攻龙冈迹象。29日，张辉瓒以第54旅留守东园，率师部和第52、53旅进犯龙冈。毛泽东、朱德等于29日晚上，在君埠万寿宫召开军事会议，发出红一方面军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下达作战部署。

协同作战 生擒敌酋

30日凌晨，毛泽东与朱德打着火把，冒着浓雾登上海拔400多米高的黄竹岭小别山指挥所。早上7时，张辉瓒师以第52旅黄团任前锋，其后是李团，第53旅陈团跟进，朱团作后卫。8时许，当黄团行距龙冈东南6公里的小别拱桥时，与西进的红3军第7师遭遇，打响了龙冈之战

第一次反『围剿』的决胜之战——龙冈大捷：中央苏区

□ 黄军红 王高萍

的第一枪。敌人向红军猛扑，红7师奋勇反击。红3军军长黄公略令红8师和红9师从左右两侧包抄。敌52旅旅长戴岳令李团也进入阵地，逐步向我攻击。敌凭借武器优势，极力阻止红3军向龙冈方向前进，战斗一时处于胶着状态。黄公略派人上黄竹岭指挥所报告情况，要求增兵。鉴于总部警卫营都已上前线，一时无兵可派，朱德决定“无兵派将”，将参谋处长郭化若派往红3军协助指挥，鼓舞士气。

战斗打响后，永丰共有一万多名赤卫队、少先队同主力红军并肩战斗在第一线。战斗到当天中午，罗炳辉率红12军突然从敌左侧向敌第52旅发起攻击，战局开始变化。戴岳急电张辉瓒求援。张一面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向我军多路猛攻，一面电令在东园的第54旅驰援。敌人的多次猛攻被我军击退，援军由于被我地方部队阻击，未能赶到。

下午3时许，正当激战正酣之时，红4军、红3军团一部从北面高山上猛冲下来插入张家车，切断了敌军退路，从背后向龙冈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第18师的两个旅就成了红军待宰的“羔羊”。下午4时左右，朱德发起总攻令，顿时枪炮齐鸣，杀声震天。张辉瓒师集中火力进行垂死挣扎，企图向万功山逃窜。罗炳辉立即组织火力堵截。粟裕指挥红64师同红34师相互配合，把敌人压向河边。很快，红旗胜利插上了万功山顶。红三军在红四军第11师配合下，迅速向城功村出击，捣毁了万氏宗祠里的敌师部。红10师迅速占领隔壁的关公庙，俘虏了全体电讯人员。

龙冈一战共歼敌90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近万件，电台一部，子弹100万余发。师长张辉瓒化装逃往万功山，藏匿于一个小山洞之中，在红军打扫战场时被活捉。活捉张辉瓒的喜讯飞快传遍龙冈，军民奔走相告。毛泽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龙冈大捷后，红军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2日和3日，在东韶歼灭谭道源两个师，俘官兵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红军在5天内两战皆捷，歼敌1.5万余人。鉴于败局已定，作为“围剿”总司令的鲁涤平只得两次下令收兵。这样，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惨败告终。龙冈大捷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决胜之战，也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奠基之战，保护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胜利果实。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安市委党校)

如何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

□ 李 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并且位列军队“四个现代化”之首，反映了强军胜战对现代化军事理论的呼唤和期盼，凸显了军事理论现代化对备战打仗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关系到能否在激烈的国际军事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关系到未来战争的成败胜负，关系到强军兴军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是时代所需、大势所趋，需要紧贴实践答好这一时代考卷。

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党领导革命战争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建党一百多年来，我们党立足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接续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形成一系列军事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我们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深刻理解和把握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不断提高分析军事问题、探寻军事规律的能力。在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过程中，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不断根据形势发展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始终立于时代潮头，又要牢牢坚持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永不改变的基本原则，发展而不变更方向、升华而不改变性质，确保军事理论内在的红色基因永不变异，真正做到创新有基础、发展有根据，一脉相承、薪火相传。

解放思想是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是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的第一道门坎。如果不能解放思想，就难以跳出旧有思维圈子的束缚，无法创建现代化的军事理论，结果就好比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却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

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联军都装备有先进的火炮，但却采用过时落后的作战方法，不仅火炮配置失当，而且军事行动迟缓，因而俄军用简单的野战工事就挡住了他们的突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长期和平时期军事思维最容易滞后和保守，而军事技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军事理论发展与军事技术创新特别容易脱节，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勇于跳出过时、陈旧思维的窠臼。

纵观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发展历程，每一次重大飞跃，都离不开解放思想，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解放思想呼唤探索和创新，必须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好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把军事科研创新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要善于打破思维定势，结合实际多从新的战争形态样式而不是旧的形态样式角度去思考问题，推动思想观念上的革命。要紧紧扭住紧迫问题，打通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闭环回路，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军事学术话语体系。西方主要国家军队提出的一些军事新概念新思想，值得研究借鉴，但决不能迷信外军、食洋不化，必须有自己的创造，坚持以我为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致力于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优势。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从来都是立足军事斗争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实急需，在解决矛盾问题中寻求突破的，这是我们党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的一条基本经验。毛泽东当年领导革命战争时，瞄准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怎样战胜强大敌人这一最紧迫的问题推进理论创新，创造性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提出一整套系统的人民战争战略

战术，指导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新时期以来，邓小平通过回答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紧要问题，形成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推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实现新的发展。

随着国际军事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肩负着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使命，任务光荣而艰巨，面临很多新情况和新挑战，军事理论现代化必须研究其中的突出矛盾，回答重大关切。认识规律的目的全在于指导实践，当前我军军事实践发展很快，有不少重大现实问题等待着理论给出答案，坚持问题导向的意义更显重大。要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研风，坚守实践主导理论、理论服务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路，瞄准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现实难题不断推出创新成果，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总机关、原动力，是回答“为什么的为什么”。基础研究的突破，常常颠覆研究范式，实现军事理论的重大变革发展。人们常说，克劳塞维茨的思想里面有黑格尔的影子，就是因为克劳塞维茨接受了黑格尔的世界观和辩证法，并将其潜移默化地体现到自己的军事理论研究中，引领研究范式的突破，从而用“哲理推究的方法”看到了战争中政治、精神等因素的重要性，写出《战争论》，打破欧洲中世纪军事理论研究千年死气沉沉的状况，实现了西方军事科学的重大飞跃。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注点